

艾糕，
春天的味道

朱百尧

这几天，孙女去了皇甫庄外婆家，我们没有了接送的任务。闲来无事，左思右想，竟想到了做艾糕。

妻子是做艾糕高手，刚刚在社区举办的“庆三八烹饪比赛”做艾糕这个项目中得了冠军呢！

做艾糕先要剥艾草。我打开“高德地图”，找到了解放南路南端的一座山。

清明前后是艾草长得最鲜嫩的时候。现在，距清明节还有一段时间，艾草不是很多，但是，马路边上那些忍不住寂寞的艾草已经在春风的诱惑下从地底下零星探出头来，有的甚至已经长出了宽宽的片儿。

步行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山下。山不高，坡也不陡。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山上不光静谧，并且春意盎然；山脚下，沟渠边，点红缀绿。

“艾草多长在向阳处。”妻子教导我。

于是，我们沿着一条山沟朝南前行。诚如妻子所言，山南的坡上，艾草远比马路边要多得多，一团团，一簇簇，青绿的叶面上，仿佛涂了一层薄薄的霜，阳光下，绿里透白，白中泛绿；轻轻一捏，那墨绿的汁液就从叶面上渗出来，凉爽而黏柔。没有多长时间，我的十指已经被染成了绿色。

“不要剥太嫩的，也不要太老的。”妻子用教导的口气提醒我。“太嫩了，整理起来既费时又费力，太老了，做出来的艾糕颜色会发黑而且吃起来带有苦涩味。”

“知道了。”我说。可是说实话，我是在糊弄妻子：这几天，哪来老艾草啊。

艾草剥回来后，下一步就是清洗。

“把黄叶和草屑去掉，把粘在艾草上的砂粒洗干净。”我刚将艾草倒进水池，妻子又开始教导我。

的确，艾草因为刚长出植株较小，清洗起来真的不轻松。“不要碰破叶子，不要让汁液流出来。”妻子又在教导我了，可我已经十二分的认真加上一百个小心了，没多久，一池清水就染成墨绿。

不过，我喜欢这种颜色。因为此刻，我看到头顶的白云已经映入水池，池中那片白与绿、流动与旋转，让人顿生遐想。

艾草洗净之后就是煮艾草、捏面团。“要做出来的艾糕显绿而不发黄，除了蒸煮的器皿和时间有讲究之外，面粉和米粉的比例也很讲究。”妻子还在做教授。“米粉掺得太多了，会粘手而且成不了形，太少了，吃起来又会感觉到太硬。”

妻子边做艾糕边“谈经论道”，我则做着一些小孩子都会做的事情，诸如将妻子搓揉好的面团成一个一个小面团，再将小面团嵌入雕花的木制印糕板里，将从印糕板里敲打出来的艾糕一块块整齐有序地放到蒸笼里……

十多分钟后，一股艾香扑鼻而来——艾糕熟了！我拿起一块，用嘴巴吹散热气，但见圆圆的艾糕碧绿透亮，咬一口，感觉软中带硬，硬中显软，极享情趣。

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食艾糕，不光是因为艾香馥郁，更是因为艾糕里能咀嚼出春天的味道。



梅

王传枫 作

去往春天的渡口

殷海平

春暖，柳绿桃红季，有了去往春天的即刻冲动。想，要是有一个渡口，带上我逃离城市春天的人潮汹涌，必定是称心如意，和锦上添花之事。

城外三四十里路，有一个叫五丰的村子，而要去这个村，必定要乘轮渡。我跟老公导航到五丰渡口，对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春天舒适的温度，充满了无尽美好的期待。不知道轮渡的时间，不清楚轮渡的收费，更不懂对面的村庄里有什么。

我笑着说，“也许，我们从轮渡上过，要去拾得一村的春色呢！”他点头赞同，城里也不缺少春天，但没有渡口。一个从此岸渡向彼岸的欣喜感，是清静、纯粹的春天，触碰的到，与心更妥帖。

坐上渡船分分钟抵达五丰村。我们跟着感觉往左手边走下去。因为没有提前做攻略，整个村庄对我们来说都充满了好奇心。处处看去是垂钓的农家乐，给了我秒懂的主题：休闲垂钓，应该是这里的主业。

如果要想体验深度的春天，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去村子里，那里有萝卜花、野芥菜花、蚕豆花、油菜花、豌豆花……不知名的各种野花，生机盎然。可能从小生活在农村，不管我出走多少年，似乎只有回到村子里，才算是寻得真正的春天，填满胸腔的幸福与亲切之感。

水杉树和芦苇荡，还未像柳树那样吐出新芽和嫩绿来，但村子有一片种着梅花苗木的田地，个个修剪得那么艺术，让我大饱眼福。老公爱拍照，忙拿着相机调整聚焦。我耐心地等在田埂上，对他感慨道：“其实，大凡很美的景色，真是难用镜头定格。眼睛所看到的比拍下来的，要漂亮几倍了。”他说的确如此，因为太美，无法表述的喜悦心情，用镜头来努力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小圈子随性慢慢地走，一边围绕村庄，一边围绕田地，走了约十公里。外来垂钓的人，和本地忙碌晒干菜的村民，并不显得喧嚣。我突然很想哼唱一首歌，有关春天和鲜花的。甚至这里的鸡鸭鹅我都羡慕起来了，因为它们食的是野鲜，住的是花树下，远眺的是蜂起舞，蝶恋花……

美好的时光，总是流逝非常快。我们带了点江里的鱼，拎了些时下最好吃的菜羹，告别这坐落在宁静里的春天。渡口的船，正从对面慢慢地开过来，我们像是刚充过电，也加满油，去对岸，去城市的繁忙和热闹中，努力保持更长的续航快乐。

春天有春天的仪式感，我喜欢离城三四十里的村庄，用慢慢的方式，去往春天的渡口。

二哥建国

沈建乐

1950年，一个隆冬的傍晚，西北风挟裹着豆粒大的冷雨在天空肆虐。正在担心儿子怎么回家的父亲，猛然看见全身湿漉漉的儿子腋下夹着一双布鞋，背着“锦布袋”（书包）回来了。父亲一边帮儿子脱下衣服，一边心疼地说：“明天不要去读书了。”“明天我要去的。”面对心疼的父亲，儿子喃喃地说。

这个儿子，就是我的二哥沈建国。他从小就有做一名人民教师的理想。也因为这个理想，他每天步行数里山路，到山下的学校上学，风雨无阻。

不久，二哥小学毕业，考上了当时学制三年的初级师范。在不满18岁的时候，成为了当时绍兴县域中最南部中塘小学的一名教师，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学校校舍由庙宇改建，位于村口两边陡峭山崖间的一条小溪之上，极其偏僻。全校40多名学生，四个年级。在他之前，曾经来过两名中年教师，可惜不到半月，全都畏惧而走。

二哥很爱学校，桌椅板凳坏了，他都自己动手修理。那个时候，一所小学，教师不多，因此往往要求老师能独当一面，能胜任多个学科的教学。就这样，二哥利用课余时间注重绘画、书法、民间乐器等的自学和钻研，这些在其他学校没有开设的课程，中塘小学开设了。为了给学生们上体育课，他自己掏钱买来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三年后，县城有家国营企业需要一名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工人，因为二哥的工作出色，公社领导马上就想到了二哥。于是托人将二哥叫到办公室，征求意见。本以为二哥听到这个消息会欣喜若狂，谁知，二哥沉思片刻后说：“我还是喜欢做老师。”领导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会后悔的。”二哥认真地说：“我不会后悔的。”就这样，他依然坚守在用庙宇改建的中塘小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校办工厂如雨春笋涌现。区中心小学准备筹办一家纺织厂，在考虑负责人的时候，领导想到了二哥。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二哥说：“我还是做个教书匠吧。”二哥的选择，惊呆了很多人，负责筹办纺织厂并出任厂长，该是多大的一块肥肉啊，他居然不要。

二哥爱好文学，他订了好几本文学杂志，如《萌芽》《东海》《当代》《收获》等。书看多了，他就想着撰文投稿。在他用“木窝尖”为笔名写的《塌落一步落一渡》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后，我才知道，原来写文章用笔名不是只有名人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

二哥的这些故事，有的是父亲跟我讲的，有的是我亲眼目睹，有的是我参加工作以及退休后，二哥原来的组织、同事跟我讲起的。所有这些，二哥那真切自然、低调谦逊而又刻苦自励、脚踏实地的一名教师形象，时常鞭策、激励我在工作中勤奋努力、笃行不怠。也让我感觉到，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中，很多平凡人，不声扬、不傲娇，一步一个脚印做着不平凡的事。